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

五

漢紀

中宗孝宣皇帝

在位二十五年



諱詢初名病已武帝曾孫史皇孫子也昭帝崩

昌邑無道霍光等定策立之元平元年六月即帝位

戊申本始元年大將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

先關白光然後奏御上昭帝時光黨親連林根據於朝廷

及昌邑王廢光權益重每朝見上虛已飾容禮下之已甚

出齊有元初上官桀與霍光爭權光誅桀遂尊武帝法

度以刑罰痛繩羣下由是俗吏皆尚嚴酷以為能而河南

太守丞黃霸獨用寬和為各上在民間時知百姓苦吏急

迫聞霸持法平乃為廷尉數決疑獄廷中稱平山出黃

已酉二年夏詔曰孝武皇帝躬仁義厲威武功德茂盛而

庸梁未稱朕其博焉其與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皆曰

如詔獨夏侯勝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士境之功然多殺

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於

是亦相御史劾俱下奏勝非議山出黃書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

霸向縱勝不奉劾俱下獄有司遂請尊孝武帝廟為宗廟

○夏侯勝黃霸既以繫獄霸欲從勝殺尚書勝辭以罪死霸

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殺之繫丹更冬請論不怠

庚戌三年霍光夫人顯欲貴其小女成君會許右當病

女醫淳于衍者霍氏所愛貴入宮侍疾顯使衍因投毒與

以飲皇后有頃遂加煩滿崩山出黃○冬匈奴單于自將

數萬騎擊焉孫頰得老弱欲還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丈餘

人民畜產凍死還者不能什一於是丁令零乘弱攻其北

烏相入其東烏孫擊其西凡二國所殺數萬級馬數萬匹

臣宣帝

霍光

黃霸

議朝

夏侯勝

許右

淳于衍

廣漢
物賦

牛羊甚眾匈奴大虛弱其後漢出三千餘騎為三道並入
匈奴捕虜得數千人還匈奴終不敢取當汝欲鄉和親而
邊貽事矣山○是歲潁川太守趙廣漢為京兆尹潁
川俗豪桀相朋黨廣漢為鉅簡鉅音頂簡音小孔可入而不
可山出川受書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許居於是更相死各
焚黨散落盜賊不得發亦善為鉤距鉤距以得事情聞
里銖兩之茲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劫
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其發姦擿伏加神神
京兆政清吏民補之不吝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治京兆
者莫能及出本傳

霍光立

辛亥四年春立霍光女為皇后

定國治

壬子地即元年于定國為廷尉定國決疑平法務在良繆
寡廉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

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出本傳

霍光

癸丑二年春霍光薨上思報大將軍德乃封光昆孫山為

梁平侯使以奉車都尉領尚書事魏相奏封事言春秋說

世卿惡宋三世為大夫今光死子復為右將軍兄子秉推

棧昆弟諸壻據權執在兵官驕奢放縱宜有以損奪其權

破散陰謀以全功臣之世又故事諸上書者皆為二封署

其一曰副領尚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去不奏相復

因許伯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帝善之詔相給事中許從其

議韜木○帝以于問問知民事之難古難霍光既薨始

親政事屬精為治五日一定事自丞相以下各奉職奏事
敷奏其言考其功能侍中尚書功勞當遷及有恩善者加
賞賜至于子孫終不改易極周密品式備具上下相安
莫有苟且之意出本及拜刺史守相親見問觀其所由

馬治

魏相白

漢宣帝

洪出良
吏為盛

退而考其所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必知其所以然
嘗稱曰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怨恨之心者以平
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為太守吏民之
本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將久不可與同乃服從其教
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輒以垂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
關內侯公卿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
是為然孫中興焉出冊史傳

王成以
為書且
日家書

甲寅三年春詔曰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化
天下今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占八萬餘口治有
異等之效其賜成爵關內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徵用會病
卒官後詔使丞相御史問郡國上計長史守丞以政令得
失或對言前膠東相成偽自增加以蒙顯賞其後俗吏多
為虛名云出成本傳

胡氏管見曰其哉事之難乎核實也史稱宣帝有名實
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而王成以偽增流民蒙顯賞
自是俗吏多為虛名而綜核名實之政其疏多矣惟夫
人君不篤實而好名於是任下者繁然從風為助為固
實則聚斂而名曰理財用實則措克而名曰抑兼并實
則開邊而名曰討不庭實則尚同而名曰一眾志移囚
於外舍而奏圖園空水旱不以聞而稱太有年諫諍路
絕則曰無事可言賢才及廢則曰野無遺伏人君樂其
名良是也而不知虛偽成風矯詐成俗朝廷內外歸於
一虛而天下之理亂矣

丞相致
仕自賢

丞相韋賢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安車駟馬罷就第

始
御霍氏

丞相致仕自賢始親相為丞相出本 ○心畏驕侈縱橫子
用反放擲也下上頗聞霍氏毒殺許后而未察乃徙光諸

洪宣帝

路溫舒
上書言
獄吏

平置廷尉

鄭昌上
疏請刪
律令

誅重氏

圻收其印綬詣領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許
 史子弟代之出離初孝武之世徵發煩數百姓貧耗窮
 民犯法安效軌不勝於是使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
 知故縱監臨部上之法緩深故之罪急縱出之誅其後姦
 滑巧法轉相比况禁刑浸密律令煩苛文書多於几閣典
 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
 緣為市所欲活則傅生議音所欲陷則予死比議者咸
 冤傷之出州廷尉史路溫舒上書曰陛下初登至尊宜改
 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以應天意臣聞
 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天獄者天下之大命
 也死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音書曰与其殺不辜
 寧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音以刻為明深
 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
 自安之道在人之死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俗語曰書地
 為獄議不久刻木為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
 也唯陛下省法制寬刑罰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上善其
 言出溫舒十一月詔曰聞者吏用法巧文寔深使不辜蒙
 戮朕其傷之公遣廷史去郡鞠獄上音任輕祿薄其為
 置廷尉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每
 季秋後請讞音反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獄刑號
 為平矣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事明聽雖不置
 廷平獄將自止若開後嗣不若制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
 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
 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首矣出刑法志
 乙卯四年霍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
 謀發天子事發覺雲山自殺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

漢宣帝

與參

賜帛

市皇后霍氏廢初霍氏奔後茂陵徐生上疏言宜以時抑
 制其後霍氏誅滅而止曰昔昔封人為徐生上書曰臣聞客
 有過主人者見其龜首突傍有積薪爰謂主人更為曲突
 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
 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
 上行燬者餘各以功少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
 卿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參論功而請賞曲突
 徙薪無恩澤焦頭爛額為上客邪主人乃寤而請之雖即
 公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繩防絕之卿使福說
 得行則國與烈矣出謂之費臣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
 已而福獨不蒙賞賜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告
 焦髮焦爛之君賜福帛十匹後遷為郎光帝初立
 謁見高備大將軍光駉乘上內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後
 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駉乘天子從容四体甚安所為及
 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霍氏之禍萌於駉乘本紀

班固贊曰霍光受襁褓之託任漢室之寄匡國家安社
 稷擁昭昭之宣雖周公阿衡何以加此然光不察下術聞
 於大聖陰妻邪謀立女為后湛溺盈溢之欲以增顛覆
 之禍死於三年宗族誅夷哀哉

溫公曰霍光之輔漢室可謂忠矣然卒不能庇其宗何
 也夫處福者人君之器也人臣執之久而不歸鮮不果
 矣以孝昭之明十四而知上官桀之詐固可以親政矣
 况孝宣十九即位聰明剛毅知民疾苦而光久專大柄
 不知避去多置親黨充塞朝廷使人主畜憤於上吏民
 精怨於下切齒側目待時而發其得免於身幸矣况子
 孫以驕侈趣之哉雖然彞使孝宣專以祿秩賞賜富其

漢宣帝

子孫使以食大縣奉朝請小足以報德矣乃漢子之
以致授之以兵其業最豐焉更加我善遂至怨懼以生邪
謀豈徒霍氏之自禍哉亦孝旨醞醞以成之也昔屬椒
作亂於楚莊王焚其旗而赦箴曰克黃以為子父無後
何以勤善夫以顯禹重山之罪雖難夷滅而光之中勳
不可不祀遂使家無唯願知也孝旨亦少因哉

北海太守朱邑以治行第一為太司農出傳勅海太守
龍遂人為水衡都尉先是勃潮左右郡歲創盜賊並起二
千石不能檢制上選能治者示相御史舉遂上拜勅海
太守乃自見問何以治勃海息盜賊對曰海濱遐遠不羣
聖化其民困於飢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遣子盡弄陛下
之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漢用
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能治亂編不可為也遂法
之然後可治臣願丞相御史且無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
任從事上許焉加賜黃金車傳至勃海界博郡博無郡博無
守至發兵以迎遂皆遣還移書勸為良民吏也道得相持兵者
者持鉏鉤田器者鉏鉤田器皆為良民吏也道得相持兵者
乃為賊遂單車獨行至府盜賊聞遂教令即時解散遂
兵弩而相鉤鉏於是悉平遂以開書高梁貧民以用已矣
尉安教養焉遂見齊俗奢侈好末技不田作乃為率以
紿勸民農桑民有帶持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者曰
何為帶牛佩犢勞求倍行郡中皆有出傳指獄訟止息其
被召出傳木傳

丙辰元康元年趙廣漢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厲
疆壯蓬蒿氣且事風生無所回其速疾不可當也
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終以此敗廣漢以私怨論殺

子榮畜人上書言豆之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承相

入殺侍婢沙以此為丞相帝惡之下廣漢廷尉吏民守關

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牧

養小民廣漢竟上書斬廣漢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

民得職百姓追思之此廣漢傳上選博士諫大夫通政事

者補郡國守相以肅學之為平原太守望之上疏曰陛下

哀憫百姓恐德化之不究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明舉廉臣

則不知過所謂息其末而忘其本者也上乃徵望之入守

少府此本東海太守尹翁歸以治郡高第令之有扶風

翁歸為人公廉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邪者盡知

之各有訃籍彼籍取人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

新其為扶風選用廉平政奸吏以為右職接待以禮好惡

與同之其有窮歸罰亦必行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

故得名與焉朝野載○馮奉世使西域會沙車王弟心

弟傲自立為王畔漢奉世遂以節終諸國兵擊斬之去甚

悅議封奉世蕭望之曰奉世矯制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

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

以奉世為光祿大夫此望之傳

丁巳二年上與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其右

地使不敢復擾西域魏相上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

兵義者上敵加於已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時

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則利入土地貨

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持國家之大務民入之眾欲見

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威聞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

今聞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

牙我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一十二人臣愚以為此亦小

高漢以

刑德注

望不

以不

尹翁歸

治東

馮奉世

蕭望之

蕭望之

蕭望之

蕭望之

蕭望之

蕭望之

蕭望之

蕭望之

蕭望之

蕭望之

蕭望之

蕭望之

蕭望之

蕭望之

魏相傳

丙吉與

試望之

安世謹

老

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讎，芥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颶也。而在蕭牆之內也。上從相言，相辭。魏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相救掾吏按事郡國，及休告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未上，相輒奏言之。与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與丙吉為入深厚，不伐善，自曾孫遭遇，吉絕口不道前恩。會掖庭宮婢自陳嘗有阿保之功，辭引使者丙吉知狀，上親見問，然後知吉有舊恩，而終不言。上大賢之。帝以蕭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馬羽望之從少府，出為左丞，恐有不合意，即稱病。上聞之，侍中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亦有功，聞望之即起視事。

戊午三年，張安世以為父子封侯在位，大盛乃辭。詔都內別藏張氏无名券，以百万數。安世謹慎周密，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与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為奉賢達能，豈有私謝邪？絕弗復与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迁。皇太子年十一，通論語，孝經，大傅疏廣請少傅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全仕宦至二千石，臣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即日父子俱移病，上疏乞骸骨，上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五十斤。公卿故人設祖道，供張氏。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道路觀老皆曰：賢哉！二大夫成歎息為之下泣。廣

三說不
以則累
子孫

黃霸
穎川

月方士

王褒聖
上每貴
臣頌

受歸鄉里賣金請族人故舊賓客与相娛樂或勸廣以其

金為子孫頌立產業者帝曰吾嘗老詩布內不念子孫哉

願自有舊田房今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与凡人齊

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

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富者眾之怨也吾既無以

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今者聖主所以惠養

老臣故祭与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盡吾余日不亦可乎

於是族人悅服出疏○穎川太守黃霸力行教化而後誅

罰務在成就全安之長吏許丞老病辭督郵白欲逐之霸

曰許丞廉吏雖老尚能拜起送迎重聽何傷或問其故霸

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致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

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

故徒相益為亂凡治道去其泰甚者且霸朝以外寬內明得

吏民心戶口咸增治為天下第一徵守京兆尹出本傳

庚申神爵元年春正月上始行幸甘泉郊泰畤音止祭幸

河東祠后土頌脩武帝故事謹齋祀之礼以方士言增置

神祠此神文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

遣諫大夫蜀郡王褒使持節求之出郊祀志初上聞褒有俊才

召見使為聖主得賢臣頌其辭曰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

故君人者勤於求賢而逸於得人昔賢者之未遭遇也備

事揆策則君不用其謀陳見悃誠悃苦則上不然其信是

故伊尹勤於鼎俎太公困於鼓刀百里自鬻羊子飯牛齊

北患也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運籌合上意諫諍即見聽

進退得闕其忠任職得行其術故此必有聖知之君而後

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冽音烈龍興而致雲螭蟠俟秋

陰古吟蟬螭出以陰蟬螭音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

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国故世平主聖俊文將自至以明

明在朝穆穆布列聚精會神相得益章猶未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其德

上下俱欲驩然交欣翼如鴻毛馮順風沛乎如巨魚從

六壑休徵自至壽考无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响嗑呼

吸如喬松哉抑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出王

京兆尹張敞亦上疏諫曰願主時忘車馬之好斥士之虛語游心帝王之術太平無幾尚與也上由是罷

尚方待詔出初趙廣漢死後為京兆尹者皆不稱職

惟敞能繼其迹其方畧耳目不及廣漢然頗以經術儒雅

文之出上頗脩飾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外戚許史

王氏貴寵王吉上疏曰陛下躬聖質總万方惟思世務將

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欣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

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

聽諫從然未有建万世之長策幸明主於三代之隆也其

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願

充国自請擊先

王吉政

張敞諫用方士

制歐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

以不若高宗上以其言為迂闊不甚寵異也吉遂謝病歸

餘上老之使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国對曰無踰於老臣者

矣復問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国曰兵難逢度願

後戰遂西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士皆欲為用虜數挑

戰充国欲以威信招降罕开罕及劫畧者解散虜

後官帝

充國請
罷兵
番也

皆
其十二
事

謀徵_反其疲劇乃擊之酒泉太守辛武賢奏以七月出
 兵擊罕开充國以為先零首為畔逆先誅先零口則罕开
 之屬不煩兵而服矣_孟書報從充國計焉後罕开竟不煩
 兵而下上詔進擊先零時先降首_孟餘人矣充國度其必
 壞欲罷騎兵屯以待其敵作奏未上會得進兵_孟先零國
 子使客諫令出兵充國歎曰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耶往者
 金城湟中穀斛八斗吾謂耿中丞糴三百萬斛合羌人不敢
 動矣耿中丞請糴百萬斛乃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
 費其半失此二冊羌人故敢為逆遂上屯田奏曰臣願將
 吏士馬牛食所用糧谷交_孟稟_{上居者反}調度甚廣徃役不
 息恐生他变且羌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為擊
 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亶_{上音皓}下音皓羌虜故田及公田民
 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臣願罷騎兵留步兵_孟二百八十
 一人分屯要害處浚溝渠人二十晦省太費帝報曰即如
 將軍計虜當何時伏誅孰計復奏充國上狀曰臣聞帝王
 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百戰而百勝非計之善
 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謹條不出兵留田便
 宜十二事奏每上輒下公卿議臣初是充國計者什二中
 什五最後十八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煩首服魏相曰臣
 愚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數_孟置軍冊其言常是臣任其計
 可必用也_孟於是報充國嘉納之留屯田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十五

少微家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十六

漢紀

中宗孝宣皇帝下

充國
振旅師

辛酉二年夏充國奏言羌本可五万人已降并斬首級
河湟飢餓死者四万有余請罷屯田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秋羌人降漢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出充國本傳○司隸校

尉蓋寬饒蓋公剛直公清數千犯上意時上方用刑法任

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行以刑餘

為周召以法行為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

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賢聖孫賢聖無子書奏上以為寬

饒怨謗九月下寬饒吏寬饒奏諷刀自剄北闕下眾莫不

怵之本○日逐王素與撻鞬音下單于

有隙率其眾降漢始鞬騎都尉郎吉發渠犁龜茲西域

諸國五万人迎日逐王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為歸德侯

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震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

號都護都護之置自吉始焉以上畧見西域傳

壬戌三年春魏相薨丙吉為丞相吉上寬大好禮讓不親

小事時人以為知大体本○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

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百姓誰矣其益

吏百戶以下俸十五本○是歲東郡太守韓延壽為左

馮翊始延壽為潁川太守潁川承趙廣漢構會吏民之後

俗多怨讎延壽改更教以禮讓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

其迹而大治延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接待下吏恩施

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曰豈其負之何

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至自刺自剄其在東郡三歲令行

禁止斷獄大減由是入為馮翊延壽出行縣至高陵民有

哀言帝

寬饒以
直死

日逐王
降

相丙吉

吏更俸

延壽治
潁川

伯以政
治學

延年以
殘跡誅

延年以
壽光

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今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咎在馮翊因閉閣思過於是訟者自悔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郡中翕然翕然及翕也相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敢欺給音給傳音傳癸亥四年潁川太守黃霸在郡前後八年政事翕著是時馮鳳神爵數集郡國潁川尤多詔賜爵音爵內侯後數月徵霸為太子太傅音輔。時河南太守嚴延年為治陰鷲酷烈素輕黃霸為人及比郡為守褒賞友在已前心內不服河南界中又有蝗虫府丞義出行蝗不見延年曰此蝗豈鳳凰食邪義年老素畏延年恐見中傷上書言延年罪驗得然音然誅謗數事延年坐不道弃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余果敗東海莫不賢智其母出歲延年傳

甲子五鳳元年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望之聞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余万使御史案之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余万望之自奏朕在撓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考望之卒無事实而延壽以在東郡奢僭踰制鑄刀效尚方等事竟坐弃市百姓莫不流涕

丙寅三年春丙吉薨

班固贊曰古之制名必由象類遠取諸物近取諸身故經謂君為元首臣為股肱明其一体相符而成也是故君臣相配古今常道自然之執也近觀漢相高祖開基

漢宣帝

初為相
功名換
於治部

蕭曹為冠孝宣中與丙魏有声是時燕陟有亭級朕修
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因於禮讓覽其行事豈虛譽哉

黃霸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功名損於治郡
京兆尹張敞舍鵲雀飛集丞相府音霸以為神雀議欲
以聞後知從敞舍來乃止然自漢興言治民吏以霸為首

戴溪曰漢宣帝撻核名實惡臣小政已而夷攷其行事
有名音尤甚音不免為臣下所數何哉夫人王嗜好
不可信也發於心術甚微而趨和意旨以相弭縫者多

矣宣帝酷好祥瑞幾成僻矣少府宋疇坐議鳳凰不下
京師左遷他日鳳凰往往皆集京師矣神爵鳳凰芝草
甘露紛紜何多也意者天不愛道地不愛宝乎今宣帝

之時逆賊風雨灾變擾擾不已符瑞何從來哉吾觀黃
霸鵲雀事知神爵五鳳黃龍間曰祥瑞云者大抵皆騁

雀類也

下元四年大司農丞耿壽昌奏言歲數豐穰谷賤農人少

利故事歲漕關東谷四百万斛以給京師用卒六万人宜
糴三輔弘農河東三黨太原郡公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

漕卒過半上從其計壽昌又白令边郡皆築倉以公賤增
其賈而采以利農曠儲谷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民

便之上乃詔賜壽昌爵關内侯音光祿勳楊惲音
庶索无私然伐其行能又性刻害好發人陰伏由是多怨

於朝廷与太僕戴長樂相失長樂上書告惲罪怨望為妖
惡言上不忍加誅免為庶人惲既失爵位家居治產業以

才自娛其友安定太守孫會宗与惲書諫戒之為言大臣
廢當關門惶惧不當治產業通密客有称善惲宰相子有

材能少顯朝廷一朝以晡味音語言見廢内懷不服報

崇宣帝

南山種
耳辨

會宗書曰過大行虧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
臘烹羊包羔斗酒自勞勉步較反酒後耳熱仰天拊正妨
反而呼鳥為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耳落而
為其音其凡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誠荒淫无度不知
其不可也會有日食之變騶馬猥佐成上書告憚騎者不
悔過日食之咎此人所致章下廷尉案驗得所予會宗書
帝見而惡之憚以大逆无道要斬宋傳

温公曰以孝宣之明魏相內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
而趙蓋韓楊之死皆不厭衆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
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若漢延壽之治民可
不謂能乎寬饒憚之剛直可不謂賢乎然則垂有死罪
猶將有之况罪不足以死乎楊子雲以韓馮翊之懇請
懇請為臣之自失夫所以使延壽犯上者望之激之
也上下之察而延壽獨蒙其辜不亦甚哉

張敞
自京兆

張敞
張敞

茂原甘露元年楊憚之誅也公卿奏京兆尹張敞憚之黨
友不宜處位上惜敞材獨寢其奏不下敞使掾繫憚如系友
有所案驗憚私歸其家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按事敞聞
舞語即部吏收憚係獄晝夜驗治竟致其死憚當出死敞
使士簿持教告憚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尽延命乎
乃弃憚市會立春行免獄使者出憚家載刀并編敞教自言
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免為庶人敞詣闕上印綬便從闕
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鼓數起抱夫而冀州部中
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召敞敞身被重劾及
使者至妻子皆泣而敞独笑曰吾身亡命為民郡吏當就
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侍罪京兆坐殺掾繫憚本臣敞素

張敞

法家自有制度

所厚吏以臣有章劾當免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臣枉法誅之雖伏明法死無所恨天子引見敞拜為冀州刺史敞到部盜賊屏迹本無○皇太子柔仁好儒見上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常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賊翹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出元帝紀

溫公曰王霸無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謂之王天子微弱不能自治諸侯有能率其與國同討不庭以尊王室者則謂之霸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誅亂顧名位有尊卑德澤有深淺功業有鉅細政令有廣狹耳非若黑白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之治者由人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夫儒有君子有小人之彼俗儒者誠不足與為治也獨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伯益伊尹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邪孝宣謂太子儒而不立聞於治體必亂我家則可矣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豈不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示子孫垂法將來者也

戴溪曰致治成法百王所同參周秦之法而並用之此漢宣帝所謂家法也且彼天下為有家法又焉有天下法周家忠厚自有天地以來未之有改也而曰此成周之家法也可乎秦人反上古之道行一切之政自不能保其家安有其法漢至宣帝且六世矣漢豈有法可守哉因時制宜隨其君之資而進出於德教功利之間一

漢宣帝

得一失迭為治亂而已豈復真以雜霸為法也宣帝習見文景之寬厚孝武之材畧以為漢之家法純駁若此此霸王之道也欲使其子孫憑藉而世守之亦過矣漢之法非壞於元帝也宣帝之法不可繼也天有五材而盡用之其弊也不可復振揔核操切之余勢已極矣惡保其往乎漢宣帝庶宣宗皆以彊明聰祭為治其盛也皆足以中興及其既弊亦終焉而也矣故唐之君羨昆星於大中之朝而王氏代漢之兆亦萌於韓來朝之歲此豈所謂天道者邪

聖教

己巳二年匈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願奉國珍朝詔詎其儀丞相御史曰宜如諸侯王位次在下太傅蕭望之以為宜待以不臣之禮位諸侯王上天子采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謂稱臣而不名出望之傳

荀悅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于天下也或狹道里遼遠人迹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執然也詩曰自彼氏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取則有辭讓號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矣厚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出漢紀

庚午三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

班固匈奴傳贊曰書戒蠻夷猾夏詩稱戎狄是膺春秋有道守在四夷矣夷狄之為患也故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昌常不運籌策相與爭於廟堂之上乎高祖時劉敬呂后時樊噲季布孝文時賈誼晁錯孝武時王恢韓安國朱買臣公孫弘董仲舒人持所見各有同異然揔其要歸兩科而已搢紳之儒則守和親介胃之士則

漢宣帝

言征伐要皆偏見一時之利害而未究匈奴之終始也
自漢興以至於今有修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
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武而臣畜之矣詘伸異
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列敬約和親賂
遺匈奴異以救安边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而單于
反加驕倨至于孝文與通閉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而
匈奴數背約束边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
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材力之士馳射上
林講習戰陳聚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
帥喟然嘆息思古名臣比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
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欲復守舊文頗增其約與之厚
幣以沒其意設滿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
其心當孝武時雖征伐克獲而士馬物故亦畧相當匈
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
驁尚如斯安有以愛子而為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
夫边境不遺守境武畧之臣脩障遂備塞之具厲長戟
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边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
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難胡馬之不
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
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厄權時施宜覆以威德然後
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質於漢庭是時边
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物古犂庶無干戈
之役後六十餘載遭上莽篡位始開边隙單于由是歸
怨自絕边境之禍構矣夫規事建議不圖万世之固而
媮恃一時之事者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
行事嚴尤論之詳矣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

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疎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未絕是聖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

先是自烏孫以西至安息諸國近匈奴者皆畏匈奴而輕漢及呼韓邪單于朝漢後咸尊漢矣○上以戎狄賓服思股肱之美乃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其次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賀蕭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以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黜黜充○詔諸儒講五經同異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博士出本傳

壬申黃龍元年帝崩太子即皇帝位

班固贊曰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孝法理之士咸精其能至于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間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也遭值匈奴爭亂推亡固存信威北夷音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侔德殷宗周宣矣出本紀

叙傳曰中宗明明黃用刑名時奉傳納聽斷惟精素遠能迹焯耀威靈龍荒朔慕莫不來庭丕顯祖烈尚乎有成

公孫弘贊曰孝宣承統纂修鴻業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自侯勝章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

圖功臣
於麒麟閣

漢皇帝

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德遂鄭弘召信
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亦
見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東萊呂氏曰申韓之害流毒後世何其遠邪秦始皇二
世用之以亡其國趙高李斯用之以亡其身生乎秦之
後者可以戒矣而漢鼂錯復明申韓侂景帝更律令削七
國天下亦幾於亡生乎鼂錯之後者可以重戒矣宣帝
復好觀申子君臣之篇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封爵
鼂錯之覆轍而不顧焉彼申韓之說其入人之深至明君賢
臣皆陷溺而不能出何也其令行禁止奔走天下誠足以
稱快一時也樂其一時之快而不暇顧其他日之害此其
說所以盛行於世歟觀宣帝之為君綜核名實信賞必罰
其所以功光祖宗業垂後嗣者蓋勸精之效初非申韓之
功也至於用恭顯而廢蕭望之信宦者貴許史而廢成帝
之任外戚殺趙主蓋韓楊而廢哀帝之誅大臣開三大獄終
以亡國此豈非擇術不當之流弊乎故論其功則為中興
之君論其罪則亦為基禍之主其功罪相半者豈棄於欲速
而用申韓也昔者聖人亦知速之不如速鈍之不如利矣
然其為治乃曰王者必世而後仁曰久於其道而天下化
成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其遲鈍迂闊每不若申韓之速獨
何歟殊不知聖人慮事至精也其事愈速而惡鈍亦与
人同也惟其原始要終探端窮不知吾道虽有歲月之遲
而終成于百年之安申韓虽有歲月之速而終貽于百年
之害故去彼取此也由是論之則莫速於聖人莫遲於申
韓莫利於聖人莫鈍於申韓其理甚明而帝不知此理反
非太子用儒之諫豈天未欲斯民見三代之治邪

卷終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十七

漢紀

孝元皇帝

在位十六年 壽四十三

諱奭宣帝太子也黃龍元年十月即帝位

上節

癸酉初元元年上素聞王吉貢禹賢明經潔行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已問以政事禹奏

言古者人君節儉什一而稅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臣愚

以為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天子納善其言出類

詔令諸宮館希御幸者勿繕治大僕減谷食馬水衡省肉

食獸出本紀

溫公曰忠臣之事君也責其所難則其易者不勞而正

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元踐位之初虛心以

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讒佞用

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以為言恭謹即俟孝元之素

志也而禹孜孜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烏得為

賢知而不言為非愈大矣

甲戌二年史高以外屬領尚書事蕭望之周堪皆以師傅

舊恩天子任之數宴見言治亂陳王事望之還白宗室明

經有行劉更生与金敞並拾遺左右史高充位而已由此

與望之有隙弘恭石显自宣帝時又典樞機明習文法帝

即位多疾委以政事望之等患苦許史放縱又疾恭显擅

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武

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

近刑人之義由是大与高恭显忤出石顯及恭显因奏望

之堪更生朋黨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請召致廷尉上

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显等曰人命至重致王之所坐語

望之請
中書
實

聖旨
殺

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使者召望之望之仰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歛鴆自殺鴆首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

溫公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寤也夫恭顯之譖翹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之不肯就獄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訾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總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奸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肆其邪心而无復忌憚者也

初武帝城南越五珠厓儋耳郡在海中洲上率數年一反上即位之明年珠厓山南縣反上博謀於羣臣欲大發軍伐之待詔賈捐之曰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東瀛于海西被流沙朔南聲教言欲預告教則治之不欲預者不強治也臣願弃珠厓專用恤關東為憂上從之出捐之本傳

乞支三年春詔罷珠厓

廣德
乘船

戊寅永光元年秋上酎祭宗廟繼殖出便門欲御樓舡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稿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武粉以血溲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上不說光祿大夫張猛進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舡危就橋安聖主不棄危御史大夫言可听上曰朕人不當如是邪乃從橋出橋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刘更生俱其續危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臣和於朝則万物和於野故肅韶九成而鳳凰來儀雉鳴而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則日月薄蝕水泉沸騰山谷易

漢元帝

麴霜露失節由此觀之和氣致祥。非氣致異。祥多者其國
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正臣進者
治。表正臣陷者亂之機也。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
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成
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否反。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政日
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
天地之心。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使是非炳然。可
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大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
其書。夏商與許史比。而怨更甚等。

臣衡上疏

己卯二年。臣衡上疏曰。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教化之流
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布職。朝廷崇禮百僚。
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迂善
日進而不自知也。上好儒術。文辭頗盛。宣帝之政。言事
者多進見。人人自以爲得主意。

京房言
石頭

甲申建昭二年。是時石頭專權。京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
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
房曰。陛下視今爲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今爲亂者誰
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
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
指謂石頭。上亦知之。謂房曰。已譴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
顯也。出京房本傳初京房對上曰。古之帝王。以功率賢。則方化
成瑞。應善。末世以毀奪。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宜令百
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息。詔使房作其事。房奏考功課吏法。
上令公卿朝臣。与房會。談温室。皆以房言煩碎。令上下相
司。不可許。帝於是。以房爲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
乙酉三年冬。西域都護甘延壽。副校尉陳湯。共誅斬郅支

漢元帝

開平於繁居

臣衡別
向論其
傳

戊子竟寧元年河南太守召信臣為少府信臣先為南陽
太守後遷河南治行當第一視民如子好為民興利躬勤
耕稼開通溝瀆戶口增倍吏民親愛號曰召父本○其
死壽陳湯既至論功石顯匡禍以為延壽湯擅興師矯制
主將不誅如復前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傷幸生事
公卿皇太后國招難知帝內起延壽湯功而重邊衡顯之
噉又之不決故宗正劉向上疏以貳師將軍李廣利指五
萬之師弊億萬之費繼經四年之勞而僅獲駿馬三十
匹雖所攻土毋寡之首猶不足以復此費其私罪惡甚多
孝武以為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今東居之國
疆於大死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其於留馬而延
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於是天子
下詔赦延壽湯罪勿治今公卿議封焉封延壽為壽成侯
賜湯爵關內侯出傳○竟寧五月帝崩

太子即皇帝位以元舅是陽侯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
尚書事

孝成皇帝

在位二十六年壽四十五

諱驁元帝太子也竟寧元年五月即帝位

己丑建始元年十一月朔日食其夜地震未央宮殿中詔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杜欽反谷永上對皆以為

政歸主

漢元帝成帝

改修

孫官女龍大成如姪專上將定繼嗣之答出本傳臣備
坐取封邑四百頃監臨盜所守直千金以上守為庶人
以主尚為丞相出臣傳王商傳

壬辰四年夏召前所舉直言之士請白更對策其時上

悉發王鳳議者多歸咎焉谷永知鳳方見柄用陰欲討訖

乃曰方今四夷賓服皆為臣妾北無重鵠冒頓之患漢書

南無趙佗呂嘉之難二垂晏然燕有兵革之

警自為大臣有申伯之忠洞洞屬屬小心畏忌無重谷安

陽得陸之亂三者無毛髮之辜切恐陛下全昭昭之白過

忽天地之明戒聽昧之蔽說歸谷永無辜倚異乎政事

重矣天心不可之大者也上以其書示後宮推永為光祿

大夫

戴溪曰王氏代漢始於杜欽谷永成於張禹孔光終於

劉歆此數子皆班固所稱者以賢良直諫為名以通經學

古為賢是臣所屬目天子所取重而相與誤國如此假託

經術緣飾者表以售奸邪以濟諛佞蓋杜欽谷永劉歆

三子依憑龍顏以為富貴張禹孔光懦弱無立規免禍

由言若鄙夫小人而已矣夫權臣始用重借竊國柄

漸未敢肆然無忌憚也必有小人陰贊默教之以助成

其勢彼權臣者亦自知其不為公議所容必假託名譽

心小智之士以掩蓋其不義書生多忿少剛易動以衝易

林深以禍輕變所守深目結納其言曰寧許天子而不敢

奉許權臣寧有公門而不敢負私室嗚呼為天子者其無

死其寧幾何人哉黨與根據臣下同心天子孤立於上

舉朝無一人可信者可不為大哀也哉

漢成帝

東漢

乙未漢平三年上以中秘書郎散上使謁者陳農求遺書

於天下。○劉向以王氏權位大盛而上方嚮詩書古文向

乃因尚書洪範以上與傳集合上書以來歷春秋六國至

秦漢符籙災異之記推迹行事連傳禍福者其以驗比類

相從各有條目凡十二篇曰洪範五行傳論奏之天子

心知向忠精故為鳳兄弟起此論也然終不能奪王氏權

○西陽朔元年京兆尹王章素剛直敢言雖為鳳所牽非

鳳專權不親附鳳乃奏封事言曰食肉谷皆鳳專權蔽主

之過猶鳳章薦馮野王忠信質直上自為太子時教聞野

王名野倚欲以代鳳鳳聞之使尚書劾奏章致其大逆竟

死獄中自是公卿見鳳側目而視出元台紀

戊戌二年以王音為御史大夫於是王氏愈盛郡國守相

刺史皆王下王後羣第爭為奢侈賂遺珍寶四面而

至音通敏人爭好之養賢傾財施予以相高尚賓客滿門

通身之聲王劉向王封事極諫書奏天子召見向欲

息然傷其意謂曰君且休矣吾將思之然終不能用其言

己亥三年秋王鳳薨以王音為大司馬

乙巳永始元年五侯子乘時侈靡以輿馬声色佚游相高

同王王曼子王因折節為恭儉勤身博學外交英俊內

事諸父曲有禮意鳳死以莽託太后及帝以之封莽為新

都侯爵位益尊即操愈謙振施賓客家無所餘虛譽隆著

頌其諸父矣世并傳

丙午二年王音薨以王商為大司馬○故南昌尉梅福上

書曰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陳平起於亡命而

為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

砥石砥高祖所以厲砥也至秦則不然張敖砥之

砥石砥高祖所以厲砥也至秦則不然張敖砥之

世并傳

王乘

王乘

鳳殺

王章

王章

梅福
上本

何武
後

信禹言
木疑

朱雲
檻

谷永
王氏

王莽
政

罔以為漢歐除上馬倒持秦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原察其意不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無及已上不納出本而中四年司隸校尉何武為京兆尹武為吏守法及公進善退惡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出本

已酉元延元年王商薨以弟根為大司馬○安昌侯張禹雖家居以特進為天子師國家每有大政必與定議時吏民多上書言災異之應譏切王氏專政所致上意頗然之親問禹以天變禹曰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遠難見新莽小生亂道誤人且無信用上雅信愛禹由此不疑王氏出本○故魏里令朱雲上書求見公卿在前雲曰今朝廷大臣皆受恩位素餐食臣原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出本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大怒曰小臣居下訕上出本詔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下雲攀殿檻呼曰出本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下足矣出本御史遂將雲至於廷雲將

羊腰急免冠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使其言是不可辭其言非固當容之上意解及後當治檻上曰勿易而輯之以旌直臣出本

王子四年王根薦谷永徵入為大司農永前後所上四十餘事多相友覆專攻上自身去後宮而已黨於王氏上亦知之不甚親信也

癸丑綏和元年二月立定陶王欣為皇太子○十一月王根薨莽自代丙寅以莽為大司馬時年二十八莽既拔

劉向請
與禮樂

劉向三
十年

哀帝初
政清明

同列繼四父而輔政欲令各與過前人聘諸賢良以為掾
 史賞賜邑錢悉以享士愈為儉約刑傳○犍為郡於水濱
 得古磬一十六枚議者以為善祥劉向因是說上宜典臣
 雍設庠序陳禮樂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
 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為本如有過善其過而養人也刑
 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皋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
 刑則刑筆則筆至於禮樂則曰不敢見敢於殺人不敢於
 養人也夫教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於輕
 也教化所恃以為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
 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帝以問三公卿說丞相翟方
 進大司空何武奏請立辟雍未作而罷禮記○劉向自見得信於上故常顯宗室譏刺王氏及在位
 大臣其言多病功發於至誠上數欲用向為九卿為三民
 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居刻大夫官前後三
 十餘年而卒後十三歲而王氏代漢劉向傳

甲寅二年三月帝崩

杜彪贊曰成帝善脩容儀升車正立不內顧不疾言不
 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子之容者矣
 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奏議可述遭世承平上下和
 睦漢書○趙氏趙主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
 德邑建始以來王氏始執國命哀平短祚莽篡位蓋
 其威福所由來者漸矣

夏四月丙午太子即皇帝位哀帝初立躬行儉約省宮省
 用政事由已出朝廷令然望至治焉出本紀○初董
 仲舒說武帝以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
 連阡陌貧者立立錐之地雖朱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

漢成帝

師世
限口

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其少近古限民各
田以贍不足塞并兼之路薄賦必首靜役以寬民力然後可
善治也又上即位師冊復建言今累世承平身富吏民此言數
鉅萬而天下窮愈困百畝為限天子下其議丞相光大司空武
奏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有限限內侯吏民名田皆
毋過三十頃奴婢田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時田
宅奴婢買賣為減賤身戚近習不便也詔書且須後遂寢不行

孝哀皇帝

在位六年 壽二十五

諱欣元帝孫定陶共王子也成帝無子召入為太

子綏和二年二月帝崩四月太子即皇帝位

王加言
父生

丁巳建平二年四月王嘉為丞相嘉以時政苛急郡國守
相數有言動乃上疏曰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
為氏君氏庫氏劉君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已

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侵奪公卿
以下或居官數月而退中材苟容求全下材隄危內顧唯
陛下留神於擇賢詔書悉過此方今急務也

羊
重取

戊午四年二月駙馬都尉侍中董賢得幸於上出則參乘
入御左右賞賜累鉅萬貫寵朝廷無與比○匈奴單于上書

魏
魏

願期五年公卿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揚雄上書諫曰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今單于上
書求朝臣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

匈奴本古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障明甚
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然不敵窺西河乃築長城以界

之會漢初賈以高祖之威盡三十萬眾困於平城高皇帝
時匈奴恃慢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得解及孝文時匈奴侵

暴北邊候騎至確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

漢哀帝

霸上以備之數月乃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徒
悉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
計規恢萬載之策乃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
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寶顏龍王庭窮極其地追
鮮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自是之後匈奴震
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其樂傾無量之費
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以佚不
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連府庫之
財填廩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
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以擊之時鮮有所獲徒
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比
秋不服中國未得安枕高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
明洪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
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願制自此之後然者不即
不欲者不疆今單于歸義奈何疑而隙之使有恨心因以自
絕終無北面之心書奏天子寤焉更報單于書而許之
致堂管見曰帝王於中國無事時鮮不欲開闢土宇行師
蓋外服前代所不能服臣昔人所不能臣以爲一時駿功
自掌其棧也君漢武之於西北兩垂其勤勞費耗蓋前无
比後無繼矣苟使匈奴款塞面內不自欺翫亦可少殺疲
一戰之取而償侵侮之患也然師行餘三十年卒未得如意
至於宣元成哀無意武功者乃歎其成至若漢上威儀
單于執國珍麗冠帶稱臣替鷄冠自而朝則武帝平生所
願欲而不得見者哀帝之世燻既哀矣匈奴與孫猶不廢
禮西域佩印五十餘君雖曰中國榮耀譬猶大木遠條枝
葉尚茂而蠹生心腹根幹將傾矣于是時縱使九夷

罔不以服闋庭之下夫亦何補是故聖主事務治內以固其本不勤遠畧而忽近圖其慮遠矣

已未元壽元年以孔光為丞相光知上欲尊寵董賢下車拜謁不敢以賓客鈞敵之禮堅不肯受賢主伶矣

庚申二年六月帝崩○帝時孝成之世祿去王室及即位屢誅大臣欲彊主威以則武宣然而寵信譟譟懼疾忠直

漢業山是遂衰山本生元壽而寵信

孝平皇帝 在位五年 壽二十四

諱衍元帝孫山子其子也元壽二年六月帝崩嬰承

立之為嗣九月即位數天下年方九歲太后臨朝

秉政百官總已以聽於莽元始五年十二月帝為莽所弒

辛酉元始元年春正月正莽風益州風今塞外亦塞自

析越蒙氏重譯獻白雉一黑雉二於是羣臣盛陳莽功德

致周成白雉之瑞莽官賜號曰安漢公出莽傳

壬戌二年春越檣郡上黃龍游江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

宮等咸解莽功德比周公梅福知王莽必篡漢祚一朝

棄妻子去不知所之其後又有見福於會稽者亦各姓為

吳市門卒云出本傳

癸亥三年北海逢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

即解冠帶掛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出逢萌傳

甲子四年夏采伊尹周公赫號加安漢公為宰相

乙丑五年夏五月策命安漢公莽以九錫○冬十二月莽

因臘日上椒酒置毒酒中帝有疾莽作策請命於泰畤

以身代藏策金滕置於前殿敕諸公吳敢言西午帝崩

班固贊曰孝平之世政自莽其衰善顯功以自尊威顯

其文辭方外百虫無患不服休徵嘉應頌聲並作至于

董賢權

王莽号

梅福知

逢萌掛

策金滕

變異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 此本紀

是月前燁光謝囂奏武功孟通浚非得白石上圖

下方有川書著石文反附也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

之起自此始矣於是羣臣奏太后請安漢公踐祚謂之攝

皇帝詔曰可出莽傳

歷年圖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五年而成帝業其收

功之速如是何哉惟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曰鎮國

家撫百姓不如蕭何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

攻必取不如韓信二曰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

韓信亦曰陛下不美而善將將斯言盡之矣呂氏

之亂漢氏不絕如緘然而卒不能為漢者豈有宗藩之

疆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天下騷給大足幾致刑

清後世皆知其稱善莫能及之矣民之情何嘗不欲安

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孝武喜淫侈慕

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刑而重賦其

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止以崇儒重道求賢納諫故其

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忠確然不

可動而天資之明也然猶專政而不歸此則光之罪

矣孝宣總數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方之

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漢業始衰孝成荒于酒

色委政外家孝哀很懷不明變傳盈朝陵夷至于孝平

以幼冲嗣位王莽因之遂移漢祚莽恃其詐惠煩民玩

兵罪盈怨積而天下叛之矣

右西漢十二帝二百一十四年并王莽篡位合

二百二十九年

少微家塾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十七

少微家孰點校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十八

漢紀 王莽改國號日新

王莽

在位十八年

孝元皇后弟王曼之子字巨君娶閭閻家絕太后臨朝召莽輔政莽既執政遂矯行仁義以惑天下於是天下遠近皆上書頌莽功德莽因之而遂攝皇帝

丙寅居攝元年立宣帝玄孫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五月詔莽稱假皇帝

作

丁卯二年東郡太守翟義等六西誅不當攝者殺傲郡國數十餘乃奔聞之惶懼不能食乃使王邑等擊義莽依周書作大誥諭告天下以當返位孺子之意於是史上攻義破之

戊辰初始元年莽自謂威德日盛大獲天人之助遂謀即真之事矣十一月以居攝三年為初始元年即真天子位

更

定有天下之號曰新。莽因漢承平之業府庫百官之富百蠻貢服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陘小漢家制度欲更為疏闊乃曰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則國

為

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井起貧鄙生彊者規田以半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廢言廢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

王

富者大馬餘叔粟驕而為邪貧者不厭糟糠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言反今更各天下由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勢餘田予九族鄰

里鄉黨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眾者殺諸囚裔以禦魘魅

辛未三年莽恃府庫之實欲立威匈奴乃遣孫惠等率十二將分道並出嚴光諫曰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

策

開

士

世有必征之者也後出三家周秦漢征之而未有得止

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周王時錫於內侵

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儼猶之侵譬猶民蠶

約齊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

三十餘年中國疲弊匈奴亦剗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

秦皇不忍小恥而轉民力築長城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

於負海疆境既全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公天下

比年饑饉比邊尤甚大用民力功不可必臣伏憂之非不

聽比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言人民熾盛牛馬

布野及莽荒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數年之間

北邊空虛野有暴骨矣如○奔遣使者奉璽書印綬迎

龍騰勝稱病篤使者以印綬就加勝自勝輒推不受謂門

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無以報今年老矣詎豈以一

身事二姓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出勝○是

時清名之士又有如遂辭方即越郇相唐林唐尊反音

荀皆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紀遠兩唐皆仕莽郇相為莽

太子以友莽以委車趨辭方方謝曰堯舜在上下有巢由公

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節莽說其言不彊致

班固贊曰春秋列國卿大夫及至漢興將相名臣懷祿斯

龍以矢矣北者多矣是故清節之士於是為貴然入率多

能自治而不能治人王百之材優於龍守死善道勝實

蹈高真而不諱辭方近之郭放將誦好邀不汗絕紀唐矣

丁丑天鳳四年莽性躁擾不能無為有所興造動欲慕

古不度時宜制度又不守吏緣為姦天下整警陷刑者眾

出食○莽法令煩苛民揮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不

堪

下莽

下莽

已後

陳林

活旱蝗蟲相因瘋訟不決吏用苛暴以威恐緣莽等復劫
小民富者不能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為盜賊荆
州新市人王匡王鳳南陽馬武潁川王常成丹共聚藏於
綠林山中至七八千人

成更五年琅邪樊崇起兵於莒一歲開塞萬餘人

至午地皇三年樊崇等帥莽將討之崇具眾與莽兵亂乃
皆采其首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初長沙定王發四

世孫南頓令欽生三男頌仲秀穎有演穎性剛毅慷慨有大

節秀隆準日角性場務精滿常非契之比於高祖兄仲宛

人李守好習生胥識記嘗謂其子通曰劉氏當興李氏為輔

及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通從弟軼謂通曰軼代今四

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伯升兄弟况愛容眾可
與謀大事通笑曰吾意也遣軼往迎秀與相約結定謀議歸

劉秀
春陵

春陵舉兵於是縵自發春陵子弟諸家子弟恐懼皆之匿

及見秀絳衣大冠皆驚曰謹厚者亦復為之乃消自安凡

得子弟七八千人與下江將王常及新市平林兵合於是

諸部齊心銳氣益壯出光武紀及劉秀王常傳

淮陽王

在位二年

諱玄字聖公姓劉氏光武族兄王莽末漢兵起
無所統一諸將共議立聖公為帝其後兵敗降

於赤眉建武元年光武詔封為淮陽王

癸未更始元年庚音正月漢兵圍建春陵戴侯曹孫玄在

平林兵中號更始將軍時漢兵已十餘萬欲立劉氏以從

人望南陽豪傑及王常等皆欲立劉氏而新市平林將帥

樂放縱憚演威明貪貪懦弱亦共定策立之玄即皇帝位

朝羣臣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由是豪傑失望多不服

劉玄即
帝位

淮陽王

卷之三

三月，偏將軍劉秀等徇昆陽，定陵，鄧，皆下之。莽遣王

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助

威武，號百萬，縱兵圍昆陽。岑彭守死，漢兵攻之數月，乃

卒城降。更始入都之。劉秀至鄧，定陵，悉發諸營兵俱進。

自將步騎千餘為前鋒，尋邑亦遣兵數不合戰。秀犇之，斬

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

甚可怪也。秀復進，尋邑兵却。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

連勝遂前，乘銳崩之。諸將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遂殺王

尋，城中亦鼓吹而出。中外合執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會

大雷風，屋瓦皆飛，雨下如注。滎川盛溢，虺虎豹皆股戰。

士卒赴水溺死者以萬數，水為不流。王邑居尤輕騎，乘死

人度水，逃去，悉獲六軍實輜重。於是海內豪傑翕然響應，

皆殺其牧守，自稱將軍，用漢年号，以待詔命。莽聞漢兵

言，莽懼，殺平帝，乃會公卿開斬，為平帝請金縢之策，泣

以示羣臣。新市平林諸將以劉洪兄弟威名益盛，陰勸更始除之。更始不敢，度部將劉稭聞更始立，怒曰：本起者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為者？即更始收稭將誅之，固爭。李軾朱鮪美勸更始并執，稭即日殺之。官屬迎弔秀，秀不与交，私語惟深引過而已。未嘗自伐昆陽之功，又不敢為紼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更始以是起拜秀為破虜大將軍，封武信侯。光武。莽憂慮不能食也。飲酒啗鰓魚音。請軍書倦用，馮音。不復就枕矣。成紀人隗囂與周宗等起兵，以應漢。移檄部國，勒兵十萬攻隴西武都，皆下之。茂陵公孫述起兵成都，自稱輔漢將軍，兼益州牧。更始遣將攻武關，二輔鄧曄于匡音。起兵，應漢。開武關，迎漢兵。諸縣大姓亦各起兵，稱漢將所。

王莽發

殺劉稭

劉秀小

更始遣
持武
關二輔

隴陽王

劉秀

官威儀

劉秀持

鄧禹

鄧禹請
秀延攬

馮異說
秀曰布
惠澤

長安秀兵四會城下九月戊申兵從宣平門入火及振庭

承明莽避火宣室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

其如予何更成旦明羣臣扶莽之漸臺晡時衆兵上臺斬

莽首分莽身即解剖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傳莽首詣死縣

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苦肉出。更始將都洛陽

以劉秀行司隸校尉使前整脩宮府秀乃置僚屬作文移

從事司察一如旧章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

冠幘刑華而服婦人衣莫不笑之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

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

者皆屬心焉出。更始拜劉秀行大司馬事持節北度

河鎮慰州郡秀至河北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文

不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吏民悅喜爭持牛

酒迎發秀皆受出。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

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宜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

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尔秀

笑因留宿禹進說曰今山東未安赤眉青犢之屬動以力

數更始既是常才而不自听斷諸將皆庸人屈起出志

在財幣爭用威力朝夕自快而已非有忠良明智深慮遠

圖欲尊主安民也明公素有盛德之功為天下所嚮服軍

政齊肅賞罰明信本傳無明公素有為今之計莫如延攬

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慮天下

不足定也秀大悅乃令禹常宿止於中而定計議每任使

諸將多訪於禹皆當其才出。秀自兄縯之死前更

每独居輒不御酒肉流席有涕泣处主簿馮異獨寬譬之

秀止之曰卿勿妄言異因進說曰更始政乱百姓無所依

戴夫久以飢渴易為充飽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屬獨

行郡縣宣布惠澤本傳元秀納之出傳騎都尉耿純謂

秀於邯鄲暗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而他將同遂自結

納出純出○王莽時長安中有自稱成帝子子輿者莽殺之

邯鄲卜者王郎緣是詐稱真子輿百姓多信之立郎為天

子趙國以北遼東以西皆望風響應

甲申二年更始至長安居長樂宮升前殿郎更以次列庭

中更始羞怍俛首刮席不敢視更政於趙前日夜飭譙後

庭以至羣小膳夫皆濫受官爵長安為之語曰竈下養中

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由是關中離心四海

怨叛○大司馬秀至刺會王子接起兵刺中以應王郎城

內擾亂秀趣駕而出音不敢入城邑舍食道傍本至

完音麥亭音反音時天寒冽馮異上豆粥至下曲陽傳聞王郎

兵在後從者皆恐至潁沱河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

船不可濟秀使王霸往視之霸恐驚眾欲具別阻水還即

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

至河音冰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

永嘉陳氏曰古之人君不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

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集

人事猶可以自盡幸乎天而人不繼之鮮有不敗事者

矣漢之高帝光武蓋嘗得乎天矣睢水之圍幾卒項氏

之掌握而以大風脫潁沱之役幾填於饑虎之喙矣而

以冰合濟是豈人力也哉天也二君於此不以其幾不

免者自沮亦不以其幸而免者自賀方且益聽云傑之

謀而延攬二十八將之族以伺其隙而俟其可乘之機

卒之垓下之圍合而項伐擄邯鄲之戰交而王郎震皇

果天耶人耶能知高帝五年之興音成於睢水之脫而

淮陽王

成於垓下之勝光武之中興亦不在乎滹沱之濟而在於邯鄲之克則知人君之有為於天下者其如此雖天啓之而成之者常以人也嗟乎天之設此是君而使之有所就者不遽尔也置諸危而福之授諸難而全之使之迫於利害而深其謀臨於死生以固其志挫其驕矜抑其果銳以大其所受而人君者不能因乎天而善用之而方且安乎天而棄其所以在人退處乎無事之地以坐觀夫自定之勢則向之所以福之者乃所以禍之也全之者乃所以敗之也嗚呼人若有天下之慮其母以天之所以福我而全我者而自取禍敗也哉

當祖

至南宮遇大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焚火以媯秀對軍營衣馮異復進麥飯馳赴信都時郡國皆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常邳彤不肯

言本合

詭曰冰堅可度官屬皆喜秀笑曰候吏果妄語也遂前比至河社必河水亦合乃令王霸護度未畢數騎而冰解

永嘉陳氏曰古之人君不恃其或然之數而忽其必然之理或然之數者天也必然之理者人也天意之不集人事猶可以自盡幸乎天而人不繼之鮮有不敗事者矣漢之高帝光武蓋嘗得乎天矣睢水之圍幾卒項氏之掌握而以大風脫滹沱之役幾填於饑虎之喙矣而以冰合濟是豈人力也哉天也二君於此不以其幾不免者自沮亦不以其幸而免者自賀方且益聽三傑之謀而延攬二十八將之族以伺其隙而俟其可乘之機卒之垓下之圍合而項代擒邯鄲之戰交而王郎覆果天耶人耶能知高帝五年之興卒成於睢水之脫而

淮陽王

成於城下之勝光武之中興亦不在乎博定之濟而在於邯鄲之克則知人君之有為於天下者其如此雖天啓之而成之者常以人也嗟乎天之設是君而使之有所就者不遽尔也置諸危福禍之機詎難而全之使之迫於利害而深其謀臨於死生以固其志挫其驕矜抑其果銳以大其所受而人君者不能與乎天而善用之而方且安乎天而棄其所以在人退處乎無事之地以坐觀夫自定之勢則向之所以福之者乃所以禍之也全之者乃所以敗之也嗚呼人君有天下之慮其母以天之所以福我而全我者而自取禍敗也哉

與道相

至南宮遇大風秀引車入道傍空舍馮異抱薪鄧禹藁火以燒秀對置廢衣馮異復進麥飯馳赴信都是時郡國皆降王郎獨信都太守任光和戎太守邳彤上其狀不肯

任光發

從光聞秀至大喜邳彤亦自和戎來會以壯其聲勢先說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邳彤曰吏民歌吟思

任光發

洪父矣今卜者王郎假名因執驅集烏合之衆遂振燕趙

任光發

之地无有根本之固明公奮二郡之兵以討之何患不克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

任光發

計之得者也秀乃止任光發傍縣得精兵四千人衆稍合至万人移檄邊郡共擊邯鄲郡縣還復響應

任光發

輿地圖指示鄧禹曰天下郡國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慮天下不足定何也禹曰方今海內殷亂人思明

任光發

君猶赤子之慕慈母古之興者在德薄厚不以處小也

任光發

○四月秀進攻邯鄲連戰破之○五月王霸追斬王郎

任光發

秀收郎文書得專民而郎交關誘毀者數千羣秀不省會諸將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

○秀部分吏卒各隸諸

馮異大

樹將軍

立秀為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蕭王

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大樹將軍者漏將軍馮異也為

人請退不伐救吏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每所止

舍諸將並論功異常獨屏樹下故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更始遣使立秀為蕭王悉令罷兵取命連曰百姓患

苦王莽復思劉氏今更始為天子而諸將擅命貴戚縱橫

虜掠自恣元元叩心更思莽朝是以知其必敗也公功各

已著本傳以義征伐天下可傳檄而定也天下至重公

可自取毋令他姓得之有蕭王乃辭以河北未平不就

徵始貳於更始出本是時諸賊銅馬鐵腰尤來大搶上

江青積富平獲索等各領部曲衆合數百萬人所居寇掠

秋蕭王擊銅馬於鄔擊吳漢將突騎來會清陽士馬甚

盛銅馬食盡夜遁蕭王追擊於館陶悉破降之封其渠帥

為列侯諸將未能信賊降者亦不自安王知其意數令降

者各歸營勒兵自東輕騎接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

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由是皆服悉以降人分

配諸將衆遂數千萬故關西號秀為銅馬帝出本○赤眉

樊崇等將兵攻長安蕭王將北徇燕趙度赤眉必破長安

又欲乘輿并關中而未知所寄乃拜鄧禹為則將軍中分擊

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蕭王以河內險要富實欲擇

諸將守河內者而難其人問於鄧禹禹曰寇恂文武備足

有拔民御衆之才非此子莫可使也乃拜恂河內太守行

大將軍事蕭王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守關中吾今委公

以河內當給足軍糧率厲士馬防遏他兵勿令北度而已

出恂○蕭王親送鄧禹至野王禹既西蕭王乃徵引兵而

北寇恂調餼糧調反治器械以供軍軍雖遠征未嘗乏絕

少選家熟糶於附音通鑑節要卷之十八

寇恂

寇恂

寇恂

寇恂

寇恂

